

永樂大典

卷一萬九千七百

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一屋

錄

竊憤錄

天祐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在壬子。或見帝在御街衛門
內有一老吏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話舊云。大城陷日
為虜流移至此。見上皇。亦相對泣下。又言正月元夕。紫山風景。於門下
金盞賜酒。相持大笑。偶城中主者年老。胡官乘馬過其前。怒曰。安可放他
於是處。乃以鞭犯上皇背。少帝亦違此辱。老吏皇服亦違首擊十餘。遂令
左右復引二帝入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復到街衢。或日監守者阿
計皆曰。今日此城主老胡官已死矣。可再出遊。不妨縱步。人民無敢與帝
語者。亦無敢供饋食者。問其前日老吏。則云死矣。至人靜處。阿計皆於條
巾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亦帝曰。且吾江南浙中。以淮為界矣。帝曰。紹興
者何。阿計皆曰。南朝皇帝年號。又曰。問之相殺尚未十分定。恐南朝能復
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惟乞死矣。何敢更論此事。或曰。五國
新城同知到。即今有太子也。名曰瓜歐。自燕京來。乃一少胡。列侍妾數人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坐殿上。二帝於殿下泣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
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解識之
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得其夫婦相顧。頗
緩拘禁。或日有婢使至玉圍城。宣北國皇帝勅曰。吳勳皇后趙氏已廢為
庶人。賜死。今以故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國不律。介妻亦是庶人親妹。
並合賜死。令瓜歐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婢使遣人以
俸數致之。取其首去。且戒瓜歐夫婦。數日不止。自此後物二帝如前。又戒
阿計皆善監視。且不知廢后之由。或日阿計皆得所聞事。白帝曰。先是南
朝肅王女為邸主妾。前日同妬忌已殺之。又以荆王女為妃。生一男。生一
女。今已立為皇后。同在宮中。與邸主妾。甚言語犯之。邸主屬聲曰。休道我
敢殺趙妃也。敢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侍宴。金主怒不已。遂入外華院。
即宮掖間所用也。內侍呼喝判者。又謂后有私於人。又有怨言。又與韋夫
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初望。焚香向南再拜。以此言二十餘事。金主
遂大怒。賜死外華院。以土與后。後屬為燕京官妾十餘人。並賜死。故及瓜
歐之妻也。自趙之死。上皇因拘禁日急。又慮朝地不測。乃致水成索。柱梁
柱間。故日晝。少帝竟而待下。泣曰。不可如此。且且子不孝無道。故君父子者

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為萬世人矣。監者或知之者。以湯見飲。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日既固。憊弊使溺之。臣亦從行。寢室中只可容二人。解近則護送所止。監者阿計替則時以寬容見。勉終不能食。日久則室中上几上。阿計替時以不食。水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水作湯飲之。自愈。其不食者。初主無杖。甚嗜地中生。城址最盛。天氣晴和。則掘地求之。色如桂楊柳。大小如筋。是足數十步。屈曲而生。上呈服之。少定。又云此水可以占病之吉凶。初煎湯。湯數次之間。其子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浮者病大不愈。或曰天氣凝注。大雨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彈子。盈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少獲。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然周肘。少帝憂之。命監守求不食水。帝手自煎湯。有未浮於湯。而如旋轉狀不止。帝自持金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即主以賜到布帛等。但冬月極寒。必居上坑。中容身以避寒氣。天補十六年春正月間。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即主以疾免宴。或云即主已歸天。或云皇孫即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燈。復一日大宴。有雷雹。俄頃雪。止日餘。天地晦暗。柱少乃復。或曰天氣大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北國例。並祭先祖。燒紙錢。埋肉脯。遊賞外。各在水際。或為主者所戒。不敢放。二帝出外。

永樂集卷萬全百四十二

觀之。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蕩。皆盡。死者六十餘人。護衛人亡。夫大半阿計替左肩背亦厚。亂鬚髮皆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上呈。因火勢甚。于搭其憲。憲折身體亦有傷。水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領允於大中。及至大至。室前。如有人扶掖而出。豈不犯折憲之事。是日飲食都無。後數日。或定或日。有甲兵。至自言從西明州來。知此處有大鼓。未敢撲。所採林木。營造屋舍。修葺如故。後去官守。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計替因火焚損一臂。不可持物。少帝用大變。亦疾二指。不可在伸。或曰。大風。直暎不見人物。天雨。桿子如豆。地深數寸。不知何來。使人亦有磨。而作食者。大天之後。非此不可養人。周知造物來除。自有成理。不可以常理測也。或曰。阿計替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今已七年。何時復還燕京。得見父母。今天漸寒。水冰。又無。大火之後。為之奈何。憲聞有新差。同知到官。乃一姓胡人。坐於殿上。引二帝。至殿下。阿計替曰。朝廷命汝監守。趙某。今已七八年。前日大火起。莫是有主事如此。照好公事。阿左右。鞭背三十。阿計替呼呼不已。乃故之。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迎。二帝每對彼人。則伴大罵。或曰。新差主者。命酒。同坐于殿上。若宴飲。飲半醉。有一奴。自外突入。手持刀。徑升殿。殺新主者。斷其首。呼張曰。我有父曰。遂碎。因小過。為他所殺。有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二

母又為他所執。我又日受嚴管不能堪。母自屏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二十餘人自外人。又執其母并奴。斷其首而去。內中有一人云。我本不在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餘里遠來至此。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滅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于人。則我等亦無由回京。今乘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聞之。視曰。死且不怨。但先為我幸。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或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安敢歸燕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兩明州。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前。謂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我家人皆死。是日阿計替之子弄其婦。並為人所殺。不知是何人。蓋亦其亂也。阿計替先以其婦殺其弟。故其婦人為人殺之。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安。二帝神情不安。有如風疾。或日秋至。阿計替共將羊尾衣。拜拜命胡婦織以成服。稍可禦寒。而二帝每起居間高聲大呼。必震驚。夫措以為人將害已。阿計替時以不害不煎湯上供。然亦時時親來視帝。是歲中亦如常年。攝上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其載在前。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已過。例有少酒肉。不數日間。有房人數輩。畫白水。以布纏頭。且白帝曰。全國皇帝已歸天。今左右及中民并二帝。並以白水經首。且云曰。二月十八日歸天。主太子完顏重

永樂大典卷萬九千七百四十三

三

為君即位。改元天眷。有故到此。時亦得少緩。或日傳金主已薨。訖新天子以兵五萬。發二太子往湖南。取地界去也。先皇諡曰。聖文武大德聖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以上到來。請出城迎接。良久。上至坐庭上。二帝自意外望之。堂堂然。有人立室前曰。此完顏亮。良又使人引二帝至庭下。而責曰。汝南國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致盡江南人。取盡江南地。却未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曰。且牽去牢圍防護。或日有衆人稱今朝十月一日。上皇歲注謂少帝曰。不見天字八年矣。今視此身。恐去死不遠。難以復去中原。汝直壯年。可以勉強以祖宗基業為念。思雪父母之讎。汝與兄弟二人兄弟共之。言訖。二帝並注下不止。自此上皇又再時行步不前。終日伏在土塌而已。或日室深數尺。有天使乘馬過五國城。自言言北國皇帝已滅南宋。立劉皇帝為君。南朝人已為大軍驅迫入海矣。帝注下移時不止。相謂祖宗二百年之統緒。滅於吾父子之手。為萬世笑。理跡懷慙不若矣。天眷二年五月初。有百姓扶老携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恐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猜人有經營人所至者。流言已獲。南朝康王。年七歲也。在燕京獄中。吾等數百人皆是說朝廷事者。計會合誅遣皇帝。謂日赦得免罪。流於此地。時有到官府中。帝

所居室前皆耕者。言皆如此。帝相謂曰。前聞改相與。私自意非吉兆。蓋乃居口上之。或曰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反下且言宜北圖。今日新皇帝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史移住均州。却合康王入均州。即日修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野塗。阿計替曰。從均州去又五百里。路極艱。恐有民人十餘。故乃契丹之福州。極京國。破契丹日本州人不時順。聚兵圍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色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始不順人世。隨行有三十餘人。皆有片骨之語。不甚明曉。耳是火縱橫。終無止宿處。皆坐於地。至天曉又行。有齋乾糧者。於路傍坎中取水啗之。良久。夜皆喉痛。不能發言。蓋其為水所傷。移時方退。惟舌乃解。二帝至是愈。緩行至曉。人如前宿于林中。地皆燒燬。或有水澤。草莽故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度問從行人。其中有一人曰。我曾住均州。此非正途。乃僻處小徑耳。遂復倒行。上皇不能徒步。少帝或負之。及三里路許。方及正路。入一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廣。其地皆浮沙。每舉足必如行泥淖中。沒至踝。常不見足面。時眾人皆失鞋履。帝及上皇亦失之。為先驟所指。血流趾間。苦楚不能行步。皇息於小坡石上。日已曠矣。方上早食。迨至所經。

永樂英卷萬幸首四二

四

行一二十里路中。所逢者三五人。時有老畜奴在路心。疾而先。遂卧於沙中。以手揮之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人皆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飛鳴于地。如爭谷粒視之。乃就食一蛇。已為咀嚼。尚有七八尺。其首三歧。體皆青碧。色無鱗。頃刻嚼啄無復少留。其雉飛鳴。史相聞。御或至死者。移時尤存。大雉雄出。眾雉死於地者。十七八隻。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手持一刀。與大雉高下飛擊之。斷其首。飲其血。遂逃。皆分裂肚腹。手持刀不落。俄頃有人自地升空。香香而去。左右驚愕。不知其為何故也。初虜人見蛇雉聞鳴。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乘取非去。或日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首長。雕刻甚巧。其一人能言。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其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整。如碼頭。其井相傳深百丈。每歲歲則井水枯竭。胡或則井水泛溢。以上塊扶其中。則其聲如牛吼。其水以能治病。其人曰。其井水藏日。廟皆疎繪。屋宇甚壯。巖其毀折已十年矣。我在幼時先說此像乃唐顯利可汗。自長安携石像至此。永石作像。上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其水清徹。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此水甘掬金。國福無盡矣。二帝見神祝曰。金國之威。井水可上。傳聞九哥之。

野蕙草生布蓋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人種而方生。採以為茹。至夜無燈。惟此城中北大石坑中水。漬沃如及茶胸野蕙草三種。其水稠如南方之油。冬間大雪。尤自彌漫廣野。雖旬有不止者。人皆入土坑中跽伏居止。布沃如諸草苗于其中。自無溫暖。其他異於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皆淫息事也。二帝凡在均州。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胸子啖即愈。少帝使求皮合上皇啗之。言其味甚苦。吐之不及下咽。而喉間已而成瘡。疾布滿矣。又為從行人移置泥地。滿洋中居止。因此大困。天春三年。宋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正月旦。其低以相賀。但二人相見。以手交腹。歌舞笑語為禮而止。至元宵亦張燈。皆以坑水漬沃如茶胸子等。以苗蔓為炷而燃之。是日其他合男女合婚。皆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為偶合之式。會于城北。大擇日。從民使自配之。仍於其地。即使交配。事畢。男負女而歸。或日梅壽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將。至其人的十餘。皆脫衣跪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以易羅鼓中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邑中者如啖藕。使以物兩筐送輸官而去。或日早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僅踞光矣。少帝嗚咽不勝其恻。阿計替勉帝曰。可就此中埋藏。問其石乃云無埋處之地。此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人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探尸於其傍。用茶胸及野蕙焚之。焦爛及半。優以水滅之。以木枝貫其尸。曳行棄坑中。其尸直下土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踞獨於地大哭而已。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攔其據止之曰。古未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爭力挽之。少帝究其日月。則天春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眾人促帝行甚速。或日有碑便到州。封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大水郡公趙某此間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住源昌州。聽命。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為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此乃即土如上皇死。將大王移入這地也。未日遂起發均州。行從兩南去。隨行人北未時。又死及半。止有十三人。內人死亦有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計替并眾八共十五人而已。帝日哭泣不止。水據破弊。隨行人及帝皆如鬼形。所行之路。猶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開花野草。生花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主一河。水不甚深廣。遂於下流淺水中。眾人步水。時帝及人從皆跪足。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問問於人。言去燕京為正路。惟大王勉強之。帝

永樂大典卷萬九千七百三十三

六

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白官中。乃引彼土人五七人。徑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探尸於其傍。用茶胸及野蕙焚之。焦爛及半。優以水滅之。以木枝貫其尸。曳行棄坑中。其尸直下土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踞獨於地大哭而已。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攔其據止之曰。古未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爭力挽之。少帝究其日月。則天春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眾人促帝行甚速。或日有碑便到州。封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大水郡公趙某此間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住源昌州。聽命。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為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却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此乃即土如上皇死。將大王移入這地也。未日遂起發均州。行從兩南去。隨行人北未時。又死及半。止有十三人。內人死亦有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計替并眾八共十五人而已。帝日哭泣不止。水據破弊。隨行人及帝皆如鬼形。所行之路。猶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開花野草。生花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主一河。水不甚深廣。遂於下流淺水中。眾人步水。時帝及人從皆跪足。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問問於人。言去燕京為正路。惟大王勉強之。帝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二

曰。千事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伶仃獨在。不允何為。倘北國皇帝恩遣
 平賜誅戮。亦猶生耳。庶免如此勞苦。自東京至此跋涉。已六千里路矣。計
 皆曰。願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允矣。帝曰。所苦者上皇之崩非其地。
 扶養坑水。不幸之大。計皆曰。勿思可也。其路遙闊。亦時有人來往。皆胡虜
 人也。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望塵埃。帝曰。吾見此塵埃。精神已折
 矣。在雲中五圍城兩三次。驚惶而已。左右曰。此北國城固如出獵也。時大
 或頰和。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覓遺。皆出坡下。犬石而死者三四頭。人從
 或取之。以刀刻石取火。以羊糞之用。狐腸胃大而食之。從此又行五六日
 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邑甚壯。其固如者。乃是阿骨打從兄孫。若亦恭
 喝。計皆引帝至庭下見之。帝視其人。戴納金帶。左右列侍三十餘人。面
 頰瑩白如婦女之姿。極為俊麗。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帝唯
 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故推恩移汝在此。無苦煩惱。命左右曰。
 以盃酒賜帝。帝與同食於廡下。食畢。亦恭喝召帝至庭下詰問曰。汝年
 若干。而頭白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時
 帝疑曉長數寸餘。亦恭喝云。吾北國皇帝太祖在日。與某君不足。屠併之
 於其他。故銳意欲滅其國。豈敢南望宋朝。而汝國中賊人。不順天命。妄與
 日夕所食粗糲。乃與計皆同宿。計皆曰。願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恐
 使有移南之理。乃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住。經年餘。
 至天眷四
 年終而止。

永樂大典卷一九七四二

七

竊憤續錄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為宋高宗皇帝紹興七

年也。十一月十日戊戌。金人廢偽齊皇帝劉豫為河
 南道行行臺。傳運燕京。因于柏土寺。仍殺其劉豫。劉延於相郡。遂居大水
 郡。侯趙某於源昌州。西行二日抵廣州。行二日抵廣水。昔渡而南。七日抵
 壽州。行二日至易州。所經行者。路皆榛荆。犬路頗平易。每州各有一同
 知。如州縣但有軍兵市井。所至州郡。間有遺帝衣服。饋帝飲食。所行隨
 護一十七人。帝起源昌州。南行六十里。是宿於野林。飲食亦復有乾糧
 等。是夕亦有火月出自天來。陰晦中。雖有光而不能照。計皆曰。今日月盡
 那得有月。俄大月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發紅光。照天數十丈。其聲如雷。
 是月郡上故陳郡二王太后之慮也。十二月行次。雲大作。平地數尺。有野

鳥數百飛乎室中。如雀鳩狀。視其地有九狸兩頭在室中。長尺羣鳥食狸之內殆盡。皮毛無餘。其羣鳥伏地化為鼠。皮毛紛落。走入室中土內皆不見。其變未全者。尚餘鼠首鳥翼。死轉室中。隨行中有一人曰。此上有此物。過室中若食狸者皆化為鼠。皆穴地數十丈而去。或日行次。帝見足間出血不止。行不可進。痛不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於帝足間刮去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此。良久必潰此一足。緣此沙中有虫入肉中作毒。故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黃龍府來。住燕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帝駐一鎗於地。謂能出之者以見呼之。盡數百人其能出之者。其人以前手指出之。最伏其勇。帝問其名。則曰阿祝務里也。又能夜入他軍中見物如白日。由是殺人無所施其勇。帝與諸人立路傍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次廣水。水深而碧色。無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潤。無舟而渡。闊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紫色。民或採而食之。岸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其柔韌可採而食。岸人採以為布。如南方之木綿相似。其水中亦有魚。如常魚。若色有二足。能鳴如雞聲。捕之者用長竹上安鐵叉刺之可得。王人云可生啖。如南方食鱸云。或日行次壽州。見同知乃云是真定府人。大觀中為軍於安肅軍。因犯宿避罪。北入真丹破以射上大金。見

永樂大典卷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帝亦慰勞。自云大觀中北走至此。禁二十年矣。亦道有酒肉少許。阿計皆與之言語甚懼。和是晚宿於壽之官舍左廡。夜及半聞室中謂阿計皆曰。此間亦有水。抑者卿詞然腔調不成。亦何由至此。泊明日。阿計皆詢問其誰。且曰。姓斛律。名思。乃詢問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國皇帝所賜婢妾。問之乃東京百王宮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嬌美。昨日唱罷。亦語我曰。前宿宿底官人。如似我家叔。我答云。便是南園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之。以為泣下。左右從行乃出城。是日宿於城外一寺中。視其殿中佛像俱無。唯石刻二胡婦而已。無諸供養。空寺闃然。是夕有微月。暗中鬼火縱橫。百十為羣。分而復合。或日天氣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路。雜以野花。皆紫藍色。路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額皆不甚大。而白者尤多。用及如羊。見諸人至有獻酒食者。云此地必有神明事之最靈。每遇有奇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夕報人夢中。云來日有貴人自何方至。故我等備酒物出獻。昨夜夢神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還來路上。祇候有酒肉未獻。阿計皆併帝受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計皆共往其祠。入門如聞人揖。聲若三十餘人聲。眾人皆請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

狀于所執劍則鐵為之。侍從者皆若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人間如二十人唱諾。問其名曰有石寺。曰無名也。但稱將軍而已。每夢所見。亦一婦人持劍持甲而來。或傳曰乃魏晉大皇后侍女之神也。因出往征伐。從天皇玉體。粗沒於此矣。天皇持為立祠。流傳至今。帝及衆人皆其感靈而行。然天羅王之時。帝謂不知為何意。阿計替曰。大王知之乎。帝曰不知也。阿計替曰。我幼年曾讀佛書。有天羅王神名字。今時為天羅王神。必知大王之身。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或曰。在途。去神祠百餘里。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計替曰。此必寺宇也。乃起入其意。有二金剛鑄石為之。並拱于而立。人其門亦有二胡僧出。迎送。登玉堂視神像。高八首。屬拏像。無他供器。上有一石。五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春趨。自均州及源昌州來。吳往燕京去。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為北國所執。今往燕京。皇帝前。去路。此地。故來此少。憇。僧呼童子曰。可煎茶一匙。與衆人與帝。春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春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存寺中。及有茶極美。飲其茶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其茶器。畫白石為之。衆人中亦有史宗茶者。二童子收茶器。及胡僧背趨。室後屏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將謝而

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四十一

九

昔行。其趨屏復來之。則間無一空舍。惟有竹堂。復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獻茶者也。衆共嘆。阿計替立寺前拜。帝曰。王師國必矣。秋。先為大王賀。自大王之北。使南面。且有四拜。是前運不可言。其香。塞也。帝曰。何謂四拜。計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與身。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史生之主也。秋。不辱報。遂出寺行。或曰。生一村落中。有民三百餘戶。及魏。丹天皇之陵。昔在道宗置守陵人于此。由是乃成城邑。帝生彼望林中。草木茂甚。樹翳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皆草木繁茂之時也。前有石羊。狻猊。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阿其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塚。是去年是。人到此。則聞。取去金玉珠寶物甚多。天皇玉骨殖。素在大江水中。帝問之。感傷乃曰。吾祖宗陵。在燕地。平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注下曰。吾之父。陸坑。沉水。與天皇玉落水一同。吾母立。路傍。吾之妻。又卷以竹席。何異狗豕之死。吾之身。人亦當如何。若先春。必不居此。設也。或曰。行次。見一簇屋宇。如天皇玉陵相似。云是道宗陵。遙望。見室中有紫衣人。監督發掘。良久。出其棺。背石也。棺中有物。人並取之。載衣者。持遠。不知為何物。所可辨者。一鏡。照日。映光射天地外。並不知何物也。既久。見是衣。又二

人以竹器持骨殖。云將石揮中骨棄於道邊碑而去之。帝見之。謂必遺宗也。因知水中之天皇言不誣矣。乃注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注行里餘乃止。時帝行路中。飲食稍稍可意。又有民人相顧。而止宿多在寺院中。及民間。故前後不復再言。意皆因此也。或日行次路傍。亦有木高丈餘許。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黃色。出有實亦相對。大如木瓜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熟。隨行人中有其利刃者。取而食之。方入口時。齒並落如屑。舌黑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經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皆曰。聞其民云此名綠蓋子。能碎骨角以泥。彼中索脫初生時以潤其蹄。則千里可行。不則則剛利如錐。乘而刺之。則如刀錐之利。除此及作骨角外無用也。或日行一鄉。聚有居人數千家。云此王昭君青塚也。有塚墓在焉。碑石斷缺不可觀。惟有題額皆八分子體。亦不可辨識。帝息於木下。感暑中。隨行人已皆疲困。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二小兒皆死。俄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認。云幸博復三字。帝曰。幸博復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焉。之今果執君是。及兩止。平地水深

永樂大典卷萬九千七百五十一

尺許。眾人皆不能行。緣而具不及也。是晚宿民舍間。阿氏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新縣也。或日行次一州郡。詢其左右曰。平順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壯。其居民繁夥。市井貨易頗盛。阿計皆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云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母皆感水服。携小兒遊說市井中。帝不得出驛舍。小室寬室中亦有床褥。几筵。帳幔之屬。帝見猶有日。便見天上矣。時驛舍官中作酒肆。令百姓遊賞。飲食作樂。賓客回舍。帝在室中。遙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目。貌麗。聲音皆京人也。或吹笛。或謳歌。或舞或笑。在席持盃勸客。有得酒食者。有得錢物者。其錢酒肉皆歸之婦。婦猶不及者。胡婦以杖擊之。少帝與阿計皆曰。此胡婦女何為如此。訖皆曰。此法酒乞弓女也。少帝曰。吾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帝曰。胡婦何為。蓋其主也。俄頃同知遣皂衣吏持酒至帝室中。謂展曰。官給酒肉食。汝等就此飲。既訖。席飲酒胡婦不知其為帝也。亦遣二積富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子。曰。胡婦猶遠。乃曰。我百王官魏王孫女也。先曾嫁欽慈皇帝。姓孫。京城既陷。為賊所擄。至此。貴與富人家作婢。又遣主母詣提。後以我與此胡婦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二

及必遺胡坤蓋是焉。言訖。問帝見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也是到此也。帝但注下。不及遺以酒肉。遂去。或曰。往行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天耳。次日。至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大率皆屬中州。而繁華不及順州。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別驛中。城中有兵約萬餘。有中貴在此作監軍。城中所用銅錢。所飲食亦有參飯。穀米。是夕地震。王統不止。民有隨地轉者。小兒皆啼。中馬夜鳴。人大風雨。黎明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像碎如棋子。或日行至一鎮邑。云平水鎮。去燕京則二十餘里。阿計皆謂帝曰。未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貴走房戶。僧舍也。眾人與帝同屋共卧。聞解舍僧語有問答否。一僧曰。豈得無之。况他前身自是玉皇天子。因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談佛法。是以有此歸之禍。一僧曰。想已允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允。一僧云。已水火中焚之矣。帝嘗聽。欲起排闥問之。眾人所礙。身體隔礙。不及而止。又僧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云。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曰。帝此行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驛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先為足之報。言訖。更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巨僚。皆帝之所親識也。當亦亦有可書。究其非可諱之本意。胡削之地。將至難唱。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

永樂大典卷萬九千五百四二

十一

皆不寢。聽之甚審。相約春日共究此事。泊天明。阿計皆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塵埃覆地。若四十年無人。進至庭。遠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居民。則謂其失火而未復有也。帝詰計皆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馬足之說。阿計皆曰。六十四卦者。乃在位六十四年也。馬足者。則宜戒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入燕京。時九年十月九日也。在金則天墓。在宋則紹興戊午。既入城。門吏謂阿計皆曰。元帥在燕京。汝可與他先見元帥。唯時氏皆厭觀。或注。凡行數十街。始及元帥府。沿路問勞阿計皆者甚眾。庭下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身少答禮。止之曰。無勞。慈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皆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汝果為不負足幹。雖不也。今日往述一四。及六七十里路矣。遂呼左右將他。趨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皆會問門吏。許朝不許朝。今晚先次。余與海濱侯律耶廷禧一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阿計皆自此始不從帝。曰。是日從行至燕京者一十六人。同阿計皆皆補官賜金帛。其餘少差。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史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一數百人。曰。今早已降聖旨。余與海濱侯同在羅院聽責。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其中。稱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廷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

自源昌州來。宛轉近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廷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州來。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為隣。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床。去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軟說。一言者。未日有人引帝及廷禧入小院。寢宇甚潔。舍二人坐左。庖校檮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數衣傳聖旨曰。朕律廷禧並免朝見。廷禧入鴻臚府。監收金人之鴻臚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再拜謝恩。有旨仍賜冠服。自後只在鴻臚府小室中居住。得與廷禧共居。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飯食。其人有數輩。更替相視。亦監臨謹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和語云云。帝拱手加額曰。皇天皇天。復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即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和語先與史究。其國天子使居臨安府無事。南北不甚寧。其在統風閣大戰。得關西四五路。却被夏人作亂。陷延安一州。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于燕京。今日又見說高麗兵侵界。即上命命兵利馬前去。又云朝廷免今在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三

此講和。以河為界。後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土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免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錄帝白帝曰。即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逾秋自冬。逾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席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帝容貌猶復常時。乃宋紹興十七年也。或日有半馬若貴家入寺。寺僧合監者與阿計替五人室及鎖其門而去。且日蓋天大土弄夫人來此作齋。移時帝於壁隙中。遙見韋妃同一大官長偕行。從傍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妃為阿母。於是帝知韋夫人为蓋天大王之妻也。見韋妃形容猶和。因思其母。解后大法下。其二人歷觀寺中。移時。聞寂云。車從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三四年。即朔與帝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住未或至者。必大官也。氏人罕有至者。帝乘間問計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願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為僧。宣和德士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值蓋天土將我住持此寺。今年五年餘。僧女亦嘗至韋夫人宅。夫人處地亦問大土動靜。帝曰。前見所抱小兒何人。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二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人。傳韋夫人意曰。夫人余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

以黃河為界。八哥亦恐有歸期。人曰。前日韋夫人如來鄭二后死。及太上
升遊。亦但淚下。與我金釵一隻。我作佛事。違薦。望大王更實心。歸期不
遠。我決無竊音之理。緣共蓋大王有子矣。自後而後。更不聞韋夫人之耗。
至天壽八年秋。阿計督侵為元帥府。召去。更遣監者二人。共為五人。日夕
不離小室門。寺僧因監人去請糧食。隔憲問帥。帥曰。蓋大王同韋夫人
已往江南矣。而國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六使往來。今日已行七日矣。帝
見我地母于園圃。吾死亦無憾。雖在此間。猶若北在均州。天靈地獄。有別
矣。韋良去甚速。良久監人且問。僧所語何事。帥曰。奉以他事而止。天壽十
年秋。金國主金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
禁之。監人閉居在外。室。傳胡婦一人。問之一重囚也。月給米一斗。薪一束。
餘無有。其水火則旦夕隔門。取給於監人。飲食草不許存火。洗濯澆。一
一皆取給于外。旦夕倚月錢一十。為監人所待。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
之也。其室亦凡。猶猶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且冬深。監人進到案三
斤。及進米五升云。官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遇夜悲啼不止。少帝與
胡婦但合帳而已。天壽十一年春。帝於宅中寬隙。問望見一貴人乘騎而
來。前至所居。必少憩而後去。馬前有一半面如相識者。但不能記謂何人。

自此人過其門。而與監人相熟。語及宅內官人。其卒問曰。此宅何宅。曰。官
中所賜與人居也。卒及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於門內之小扉聽之。卒問
曰。何官人。監者曰。此是南國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我之
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因責人去。卒亦去。其息憶之。此必吾子。誌
也。初在京日。不曾相見。至此。幸吾之少年。此子亦知吾之存。何孤此。後其
卒。不復至吾門。有載衣。莫慈室前。帝呵之。並不見其人。之來。乃問監者曰。
帝所憶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微大尉之子也。每於城北澤中射箭。故日
憶此。是歲。因郎主生辰。亦嘗賜酒肉於威署中。亦有少賜鞋。賜數文。天壽
十二年秋。九月。一夕。燕京大火。凡旬日。相離不息。燕京為之一空。即主大
怒。欲有伺甲。大火出。有人千餘。而火勢不息。隨起燒死者千餘人。燕主勅
兵出城北門。避之於寶蓋寺。其北則帝所居。此數十步。一日。帝立于殿。砌
間。因見金主在寺中。問上儀衛。甚哀。帝急避之。是晚。城中火已息。郎主入
城。凡誅滅遺火不捷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連燒屋宇
半日而已。是歲秋。九月。所共洗灌。胡婦因病而死。帝日大飲食。於九月
給薪。米不復入其門。有再遣胡婦。未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
謂。共二十餘人。於是官司。命使帝於城東。王曰。觀此之類。並令觀中。請受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三

下帶顧見之。大氣墮焉。數水者以箭中帶。帶水不收。乃以馬跡之土。中楊木。數水皆亮。先示以意。此帶是歲六十一。終為足之禍也。酒酣亮與左方曰。祖宗以來。不能沒一區宇。稱作社之。今回志已滅。無以憂吾富商征。而登衡去矣。是歲亮本別去。為過河。而欲祀錢塘矣。為世有社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十五